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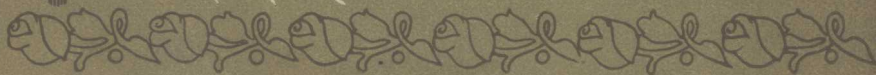
楊 三 笑

(东路子花鼓)

湖北省戲曲研究所編輯



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



714.2

872

基藏本

內 容 提 要

“楊三笑”又名“楊三笑釣蛤蟆”，是一出饒有风趣的諷刺喜劇。描寫地主黃鷹虎在外閑游，得見少女白秀英貌美，欲納為妾，遭到白家母女責罵；黃自恃有錢有勢，企圖收買楊三笑為其說合；但楊不僅不從，而且通過很多有趣的挑逗對黃鷹虎進行了嘲笑。黃不甘心，又托媒婆去白家威脅成親，仍遭拒絕，黃遂率領家丁前往白家搶親。楊三笑得知，急忙趕到白家，設法讓白家母女逃走，自己男扮女裝，混進黃家，對黃鷹虎狠狠地戲弄一番，並誘黃到偏僻地方，痛打一頓。

楊 三 笑

（東路子花鼓）

湖北省戲曲研究所編輯

新洲楚劇團整理

劉 芳執筆

*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武漢解放大道332號）

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

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

精華鑄字印刷廠印刷

*

787×1092 1/32 開 • 7/8 印張 • 19,000字

1957年10月第 1 版

195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7,500

統一書號：T10106·81

定 價：(7)0.10元

人物：

楊三笑、白秀英、白母、丫環、黃鷹虎、媒婆、家院、家丁。

黃鷹虎：(上引)谷米滿倉，驃馬成行。(詩)

我本有錢員外郎，平生喜愛美姣娘。

虽有妻妾來陪伴，家花哪有野花香。

老夫黃鷹虎。家財豪富，人稱有錢員外。虽有三妻四妾，她們都如同敗柳殘花，哪稱老夫的心意！昨日去劉府飲宴歸來，得見白秀英生得十分美貌，不由我陡起春心。我與家院前去提親，只說她母女見我萬貫家財，一說即成，誰知那個老乞婆反罵我發的是混賬財！是我扫興而歸，又遇傾盆大雨，山洪暴發，南橋冲斷，不是楊三笑背我過河，哪能歸家！正是：一事不如意，百事不順遂。

〔家院捧茶上。〕

家院：員外請茶。

黃鷹虎：喝不下。

家院：那我就擺酒。

黃鷹虎：酒也不飲。

家院：莫非員外你病了？

黃鷹虎：唉！是病非病。家院！你看員外的兩個眼睛眶子是
不是比左呢？

家院：(不會意)還說是眼睛眶子大了，連兩個耳朵也大了
呢。

黃鷹虎：這是什麼話！我是說昨晚一夜沒有睡覺。

家院：我怕你老人家要甩牌子，所以揀大的說。員外為何一夜不睡呢？

黃鷹虎：還不是想的白秀英。

家院：白秀英不是好惹的，趁早莫想。

黃鷹虎：婦道人家有什麼狠？

家院：她可不比別的婦道人家。人家洗衣拿棒錘，上地拿鋤頭，有的是勁。昨天提親之時，開口就罵，舉手就想打，要不是跑得快，那就不是眼睛熬起火了。

黃鷹虎：那是怎樣呢？

家院：那就是這一下——腿子打癱了。

黃鷹虎：只要是美人弄過手來，老夫挨她几下也是好的。

家院：員外長得胖，挨几下還不要緊。

黃鷹虎：家院！你給我出個主意，診一診我的病吧！

家院：出個主意診病……有了。常言說得有，不怕病在床，只要一爐香——到城隍廟去求菩薩。

黃鷹虎：求菩薩做甚？

家院：它保佑你“福如螃蟹，壽比泥鰍”。

黃鷹虎：哪個要你求壽！我說的是白秀英。

家院：又搞錯了。我怕你是診眼睛眶子呢！

黃鷹虎：只要白秀英能到手，我的眼睛眶子就會好的。

家院：要弄白秀英到手不難，只要你結交一個人。

黃鷹虎：什麼人？

家院：楊三笑。

黃鷹虎：就是那天背我過河的那個楊三笑？他……（搖頭）他不是好人！

家 院：不是好人，怎么馱你过河呢？

黃鷹虎：他馱我过河，不該向我要一斗谷子。

家 院：你还没有給他吵！

〔狗咬声。〕

黃鷹虎：家院，門口狗子在咬，要是叫化子来了，你就打发他走。

家 院：是。

〔楊三笑上。〕

楊三笑：（唱）鞭炮一响齐喝道，

你看我头戴盔、身披紅、手拿朝王簡，

外找一双粉底鰲；烏龟丞相把头点，

脚魚大将忙弯腰，蛤蟆与我来喝道，

千千万万的蚊子兵黑夜把我朝。

人来与我快下轎。

家 院：喂，你在搞么事啊？

楊三笑：（唱）我与年兄同上朝。

家 院：这是什么名堂？

楊三笑：我在做官哪。

家 院：把你渾身上下一看，哪一点象个官样子？

楊三笑：你看这是什么？

家 院：破帽子。

楊三笑：霸王盔。这是什么？

家 院：破腰裙。

楊三笑：鱗袍。这是什么？

家 院：穿的一双破草鞋，露出的脚指甲。

楊三笑：这是粉底鰲。这是什么？

家 院：釣蛤蟆的棍子。

楊三笑：朝王簡。

家 院：(旁介)咳！真是“叫化子彈琴，穷开心”。楊三笑，你又是來討米的？

楊三笑：有事要見員外。

家 院：要見員外？好，你等着。稟員外，楊三笑來了。

黃鷹虎：想是前來討米，你打發他走！

家 院：我問他是不是討米，他說有事要面見員外。

黃鷹虎：老夫是有錢的員外，他是討米的叫化子，他能見老夫？真是豈有此理！

家 院：員外，你莫糊塗啊！楊三笑與白秀英的父親是拜盟的弟兄，这回前來，不象個討米的样子，只怕是為昨日白秀英之事來的。員外，你莫把他小看了呀！

黃鷹虎：我看未必吧？

家 院：靠得住。

黃鷹虎：你快前去問他，是不是為昨日之事前來的？

家 院：楊三笑，你要見員外，是不是為了昨天之事？

楊三笑：嗯！正為昨日之事才來。

家 院：真的？

楊三笑：哪個還吊個么謊。

家 院：恭喜員外，賀喜員外。

黃鷹虎：喜從何來？

家 院：楊三笑正為昨日之事才來。

黃鷹虎：快快把頭門打開，把他請進客堂。

家 院：是。(拍楊的膀子)楊三爺，你的運氣來了。

楊三笑：你的員外死了，要我抬喪？

家 院：我家員外叫我把頭門打開，把你請進客堂。

楊三笑：你聽錯了把？

家 院：一點都不錯。要是錯了，我還能叫你楊三爺！

楊三笑：哎呀，我的個兒呀！今天才有人把我當點人。到底
还有点良心，昨天馱他過河，今天就這樣客氣。請叻！

見過員外！

黃鷹虎：罷了，一旁站過。家院，快與三爺看坐。

家 院：是。三爺請坐！

〔楊三笑站在椅後。〕

黃鷹虎：楊三爺緣何不坐？

楊三笑：我三笑爬着門框討米之人，哪能與員外平行平坐。

黃鷹虎：以後成了親戚，焉有不坐之理。快快坐下，快快坐
下。家院，與楊三爺看茶。

家 院：是。楊三爺吃茶。

黃鷹虎：聽說楊三爺是為昨日之事前來，老夫不勝感激。

楊三笑：舍己為人，乃人之本等。

〔靜坐片刻，兩下不好開口。〕

楊三笑：（旁介）怎麼，馱他過河，許的一斗谷，就只換這兩
句話？

黃鷹虎：家院！（示意）

家 院：楊三爺，你的來意不說，我家員外也是知道的。請
你把話講在當面，我家員外決不虧待于你。

楊三笑：管家，你看，這個話我怎好說出口呢？

家 院：員外，他言道：不好說出口。

黃鷹虎：不好說出口？他不是來提親，是來打主意的吧？

家 院：看你老人家好不明白，白秀英是楊三笑的侄女，三

笑是她的叔爷，人家当然說不出口呀！

黃鷹虎：嗯，說得对。那怎么办呢？

家院：員外提个头，話就說开了的。

黃鷹虎：好。（故意对楊叹气）唉！

楊三笑：（旁介）这老杂种怎么叹起气来了？未必舍不得那斗谷子？員外，你的谷米滿仓，何必为那一点小事叹气呢？

黃鷹虎：我有心事在怀，可惜无有知心之人。

楊三笑：我能不能做你知心之人？

黃鷹虎：做得，做得！知心人哪！

楊三笑：啊！

黃鷹虎：你来猜一猜我的心事吧！

楊三笑：你老人家想买田？

黃鷹虎：（摇头）良田万頃。

楊三笑：葬坟也是好的。

黃鷹虎：什么話！往下猜。

楊三笑：想买房子？

黃鷹虎：老夫有的是房子，要它何用！

楊三笑：停丧待柩也好呀！

黃鷹虎：不象話！猜房里的。

楊三笑：是床！

黃鷹虎：三笑，死也莫离床。

楊三笑：你老人家死在床上不臭了？

家院：員外是叫你往床上猜。

楊三笑：床頂板？

黃鷹虎：下面的。

楊三笑：踏板？

黃鷹虎：上面的。

楊三笑：帳子？

黃鷹虎：內面的。

楊三笑：墊被？

黃鷹虎：上面的。

楊三笑：被窩？

黃鷹虎：卷着的。

楊三笑：貝外？

黃鷹虎：手靠手的。

楊三笑：手铐？

黃鷹虎：脚靠脚的。

楊三笑：脚鐐？

黃鷹虎：嘴对嘴的。

楊三笑：夜壺？

黃鷹虎：貼心貼己的。

楊三笑：狗皮膏藥？

黃鷹虎：錯了！是老夫一生的大喜事。

楊三笑：啊！你想买一个棺材。

家院：貝外，你就明說。

黃鷹虎：老夫把知心話对你說了吧！我有意娶你侄女白秀英为妾，望你从中方圓方圓。

楊三笑：嘿嘿！（旁介）鬧了半天，原来是黃鼠狼子跟公鷄拜年，起心不善。我說咧，沒有点把想头，他还对我这样客气。待我来打发他。貝外，我的侄姑娘許配了人。

黃鷹虎：那还不好办，老夫給他几百两銀子，将他退了就是。

楊三笑：啊！訂了亲还是退得的？

黃鷹虎：退得的。

楊三笑：你有几个姑娘？

黃鷹虎：两个。

楊三笑：可曾許配人家？

黃鷹虎：早已許配人家。

楊三笑：那就叫她們都退了它，跟我做个一大一小。

黃鷹虎：啍，你大胆！

楊三笑：这是老实话。

黃鷹虎：你放肆！

楊三笑：我比你還年輕得多呀！

黃鷹虎：赶了！

楊三笑：莫忙着。我的来意还没有說明呀。

黃鷹虎：你有什么来意？

楊三笑：怎么沒有来意呢，我是来討債的。

黃鷹虎：咳！良田万石，駟馬成群，金銀堆积如山，我还差
你的債，真乃是笑话！

楊三笑：沒笑掉了你的下巴！昨天馱你过河，亲口許我一斗
谷子，这不是欠的債？

黃鷹虎：哼，真乃小器。你平日在老夫府中要谷要米，这一
斗谷子就算还賬了。

楊三笑：看样子你是不想把？

黃鷹虎：不把又怎样呢？

楊三笑：（坐在桌上）你不把我就走。

黃鷹虎：哼，你敢在老夫府中耍賴！老夫的厉害你可曉得？

楊三笑：你的那两手，哪个不曉得。你有几个臭錢打官司呀！
你有几名家丁打架呀！好，我楊三笑上无片瓦，下无寸土，

打掉了我的肉，还落得几根骨头。别人怕你，我还怕你！

家院：員外，跟他鬧划不来。把一斗谷子把他。

黃鷹虎：（旁介）老夫跟他这种无耻的小人鬧起来，不是失了人格？好，把給他！

〔家院下，取谷上。〕

家院：楊三笑拿得去！

黃鷹虎：从今以后，不准来到老夫府中！

楊三笑：笑話！你不打轎接，我还不得来。

黃鷹虎：你要是来，老夫定不饒你！

楊三笑：看哪个不饒哪个！（下）

黃鷹虎：我把你这个蠢才，我說楊三笑不是好人，你要把他搞进来，事情未成，去了一斗谷，还被他辱罵一頓，真乃无用！

家院：是你叫我請进来的呀，还说家院哪，“看坐”，“倒茶”，怎么又怪起我来了咧？

黃鷹虎：好，此事不用他了。

家院：再用哪个呢？

黃鷹虎：这有白銀一錠，快找官媒婆前去說亲。

家院：是。这回一定不成功。

黃鷹虎：能成功。

家院：能成功，能成功，員外只等做新相公。

黃鷹虎：新相公？哈……（下）

家院：（出門）員外不死心，命我找媒人。曉得官媒婆住在哪里，待我問一声。喂！大街的老板請了。

〔內白：“請了，何事？”〕

家院：官媒婆的家在哪里？

〔內白：“棺材鋪隔壁，靈屋鋪對面，蘆席門，半開半掩，那就是的。”〕

家 院：哎呀員外，你怕沒有討過好兆頭。啊，這是棺材鋪。

〔內白：“買棺材？”〕

家 院：不是的。噫！這是靈屋鋪。

〔內白：“扎靈屋？”〕

家 院：不要不要。噫！這是蘆席門，只怕是的。待我冒叫一聲：家里有人無有？

媒 婆：家中無有人。

家 院：家中沒得人，哪有人講話？

媒 婆：人出去了七八天，留着一張嘴在屋里照門。

家 院：嘿嘿！難怪人家說媒婆會說話。有嘴必有人。

媒 婆：好內行！知道有嘴必有人，出來吓掉你的魂。（轉念）

我是大街一媒婆，專與人家來說合。

倘若親事說成了，

一家得財禮，一家得老婆，我在中間賺幾個。

只要銀子到了我的手，管他後來和不和。

開門來看看，啊！原來是一位大茗。

家 院：是大叔。

媒 婆：（接念）

大叔請進吧，搬把椅子你坐吧，

倒杯茶你喝吧，拿只烟袋你嚟吧。

你坐吧，你喝吧，你嚟吧！

這是一場大笑話，哈哈！

大叔，你有么貴事到我家來？

家 院：還不是請你做媒。

媒婆：生意來了。但不知是哪一家？

家院：我家員外想納白家庄白秀英為妾，要你前去說媒。

媒婆：你說的是白秀英？哎呀！大叔，白秀英有個謠歌：
“哪怕你銀子堆白家，難買秀英那枝花”。

家院：我家員外就是看中了那枝花，要請你勞駕。

媒婆：哪天去？

家院：即去即來。

媒婆：急死急埋呀！

家院：這是什麼話！即去即來。

媒婆：要我快去……（伸手要錢）

家院：好白的手！

媒婆：（背介）是個“洋盤”。大叔，我今天沒有功夫。

家院：你有什麼事？

媒婆：街上死了一個人，接我去跟死人穿衣裳。

家院：媒婆，你还是丟了死的說活的吧。

媒婆：人家許了我的錢呢。

家院：要是把我家員外親事說成了，還有銀子呢！（將銀子給媒婆）

媒婆：（接銀）哈哈，大叔，莫說我媒婆夸口，到白家說親，我就好有一比。

家院：好比何來？

媒婆：坛里捉烏龜，手到擒拿。

家院：媒婆，我去了。（欲去）

媒婆：談了半天的話，你該沒吃飯吧？要是沒吃就算了，要是吃了就在这里加一口。

家院：吃本是吃過了，要是加還加得一點。

媒婆：快坐下，快坐下，我去請几个人，把我屋里谷种拿到秧田去下了，栽了，收割了，那个头谷米煮飯不好吃，蓄点秧蔴，收割了，我把它晒得干干地，輾得熟熟地，煮得香香地；大魚大肉你吃得，多，小刁子魚加麻油一炸，你吃点，我也吃点，你說好不好呢？

家院：你这一說不打紧，我还要到东岳庙去一下。

媒婆：到东岳庙去做什么事咧？

家院：去問菩薩，看我有沒有那长的阳寿。

媒婆：我是真心留客呀！

家院：好，多謝你的桌子，吵鬧了你的板凳！

媒婆：好“却”的大叔。

家院：好“尖”的媒婆。（下）

媒婆：好喜呀！（唱）

怪不得昨夜灯花炸，今天喜事到我家。

不学麻子爱擦粉，不学癩痢爱插花。

不擦粉来不插花，老实打扮走人家。

〔楊三笑上，故意擋媒婆的去路。〕

楊三笑：噫，媒婆！

媒婆：走开些，莫把穷气粘到我身上来了！我今天有喜事。

楊三笑：是不是說媒？

媒婆：曉得何必要問呢？

楊三笑：招呼挨打呀。

媒婆：哎哪，你这个人才巧，講个吉兆呀，老話說得有，行船不說破口話。

楊三笑：扯起篷来底朝天。

媒婆：走开，走开，我不跟你鬼鬧。

楊三笑：噯，哪里去做媒？告訴我好去討杯喜酒喝啲。

媒 婆：我才不得告訴你。

楊三笑：看你这个人哪！常言說得好：君子不吃独口食。鍋里有，碗里有，你是官媒婆，我是花子頭。親事說成了，你坐上八位，我在西廊角下，鞭炮一响，說它一个四言八句“喜呀”，“有呀”，你看对你这个媒人，該是几光彩啊！

媒 婆：嘻嘻，会說話。你这几句话說得我就象騰了云一样呀！来，我告訴你。（耳語）

楊三笑：啊，你要把白秀英許配黃員外，好的。（旁介）你在騰云哪，我不叫我侄姑娘打你的人才怪。（对媒婆）哈哈，媒婆，那就該你吃不完，用不尽啲。

媒 婆：有偏你，哈哈……

楊三笑：笑，（做手勢）等一下还要你哭呢。我去送信去。（下）

媒 婆：（唱）不是媒婆夸大話，說媒要称老行家。
能說稻場嫁石碓，能說扁担嫁籬筐，
說得干魚眨眼睛，說得死人拍巴掌。
心中高兴走得快，不覺来到白家庄。

啲！到了。姨媽咧，姨媽媽咧！（進門）噫，家中沒有人啲？

白 母：（上）你是何方大嫂至此？

媒 婆：姨媽，你不認識我？我是大街官媒婆啲。

白 母：啊！果真是你来了。

媒 婆：你曉得我要来？

白 母：我不光是曉得你要来，我还作了准备呢。秀英，快来見過官媒婆。

白秀英：(上)見過官媒婆。

媒婆：姨媽，這是你的……

白母：小女秀英。

媒婆：哎喲，真個好伶俐的姑娘吓！有你這個俏皮的娘，才有這個俏皮的女啊！

白母：見笑了。

媒婆：該沒有許配人家吧？

白母：許配華世榮呢。

媒婆：許配了人家，怎麼沒有到我媒婆這裡來掛號呀？

白母：他兩人自訂終身。

媒婆：哎喲，要不得，要不得。姨媽，爹娘未作主，媒人未說話，他們自訂終身，這成個什麼名堂呢？

白母：依你說怎樣呢？

媒婆：我想與秀英再說(秀英欲打，母阻止)一個好人家。

白母：哪一家？

媒婆：姨媽，那些小家小戶我也不得說，我說的是崗那邊黃員外。

白母：我母女二人……昨日在涼亭上見過了。

媒婆：見過了那就更好說。家有驃馬跑不過的莊園，雀鳥飛不過的樓房。姑娘進門就享福呀，姨媽！

白母：秀英將門关上。

媒婆：喲，姑娘，你媽叫你關門做什麼事？

白秀英：你老人家為我說媒，無有什麼謝你，把門关上，捉個把老母雞殺給你吃。

媒婆：哎喲，我的姨媽咧，何必這客氣呢！

白母：把趕面棍拿來！

媒婆：哟，拿赶面棍做什么事呢？

白秀英：那是个老母鸡，它的油太厚了，再赶点面下得里头。

（拿赶面棍）

媒婆：哎哟！那个黄母鸡下面该是几好吃啊！

白母：媒婆，附耳上来！

媒婆：（背介）喏，我的姨媽有私房話說。什么事呀，姨媽？

白母：賤婆吓！（唱）

賤婆是个害人精，撮吃撮喝做媒人。

秀英与我三面棍，

白秀英：（唱）活活打死狗賤人。

媒婆：（耍賴）哎哟，我的天哪！两个打我一个，把我打得不能动，我今天要死在你屋里呀！

白母：么事呀，你还要耍賴呀？秀英，去拿糟水来！

白秀英：你是好的莫走！（与母同下）

媒婆：哎哟，她們說得到就做得得到。哼，老娘吃你那个亏！

（跑下）

白秀英：（提糟水上）哟，跑了。（出門）

楊三笑：（上）打了沒有？

白秀英：打了三面棍。

楊三笑：你提糟水做什么事？

白秀英：她在我家耍賴，提糟水灌她！

楊三笑：咳，我看你打出禍来了呀！

白秀英：是你叫我打的。

楊三笑：是我叫你打的，那就沒得么事。你进去，我还要赶

上前去，耍她几下！（分下）

〔媒婆上，跑，楊三笑內白：“捉倒，捉倒！”